

伤寒大白

清·秦之楨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清·秦之楨

傷寒大白

人民衛生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傷寒大白》爲清·秦之楨撰。

全書計四卷。著者以數十年經歷，潛心攷證，將《傷寒論》按病證歸類，每項下列原文逐條予以闡述，並以自己多年所得，對外感證之原委，虛實之變證，攻補之施治，以及前注偶訛等內容，加以論述，文字簡潔明了，使人能奏執簡馭繁之功，可謂不失著者「大白」之旨。本書對於學習《傷寒論》頗有參攷價值。

傷 寒 大 白

清·秦之楨

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崇文區天壇西里10號)

北京通縣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787×1092 毫米 32 開本 9 $\frac{1}{4}$ 印張 4 插頁 175 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35,300

統一書號：14048·4090 定價：1.00元

序

粵稽上古，未有儒先有醫。蓋天生蒸民，未生後稷教稼，周公、孔子教學，先生黃帝、神農岐伯嘗百草，療疾病。良以人免夭折，始得衆庶，既庶矣，然後教稼以富之，講學以教之。則知醫者救生之本，耕者養生之源，教者人倫之道也。若是則保民莫先調養民病，然後富之教之者也。於是留心醫學，時切探討。余原籍奉天，先大夫參政京華，遂居輦轂下。四方醫士雲集京邸，因聞天下明醫出在松江。然多高隱，未得來京，未獲親逢攷究。自辛卯春遷任吳閩，得見雲間秦子皇士之書，名曰：『症因脉治』，施子宇瞻昆季所刻也。症分外感內傷，治分經絡表裏，就症以審因，就因以審脈、審治。因嘆向聞松郡多明醫，是書果爲壽世。但因遠署虞山，先生又杜門却軌，不得相朝夕。癸巳歲，開濬東江，未得告竣，各工官會詳申憲，奉此按松，而著書之秦子世居河上，遂講論旬日。公余稍暇，怡息其家，見架頭有『傷寒大白』、『女科切要』，詞句分明，治法中病，果然大白也，切要也。此先生格致之餘，晚年之悟，加以不二之心，不已之功，始得如此。越明年，會新安陳子敬敷昆季捐貲壽梓，囑余爲序。余念秦先生著作，真大功也，實能生死人免夭折者也。陳君捐金付梓，非細德也，實與施昆季保民生、濟衆庶者也。余故樂爲之叙。

時康熙歲次甲午夏現任蘇州府督理蘇松水師船政海防同知年通家弟高鈜重南氏序

傷寒大白序

醫，仁術也，亦危機也。精其道可以活人，不精而嘗試之，盛盛虛虛，致人夭折者多矣。古之聖人，竭耳目心思之用，著書立說以詔後世，憂之至深而慮之至遠也。然六氣皆足以傷人，而寒之入人爲最毒，人之受之者爲最酷。仲景以一人之智，闡千載不傳之秘，亦既方法并存常變兼舉矣。後之學者，不能致察於精微，形症弗辨，經絡不分，冥心膠固，執成法以施之，無能爲功，反以得咎，而仲景之旨亦因以晦。皇士秦先生，雲間奇士，早負宿慧，學儒者之學，貫通百家，有心濟世，不以醫名而業日以精，迎浮雲，窺深淵，怡神消息，了然心手之間；辨乎陰陽，分乎內外，驗氣運之推遷，因時度宜，以不失乎人情。故其所至，癘罷以起，天傷以愈，求治於門者屢常滿；而先生閉戶謝客，以數十年經歷，神合百世之上，潛心攷證，筆之於書。癸巳秋，余以疾得交先生，因盡讀枕中秘，微言寓論追踪往哲。△症因脈治△而外，尚有△傷寒大白△一書未經行世，亟請先生付梓以傳，庶幾仲景之學復明，而先生之道日及於遠，是亦生民之大幸也。

時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夏月新安陳懋寬書於珠溪別業

序

天時有寒暑，地氣有燥濕，人生其間，服食起居一不得其中，不能無病，病恩醫醫則欲其必生。雖然余謂醫能生人，亦能傷人。何則？蓋醫與儒一理也，儒理未明，則拘掌陳蹟，無論未讀古人之書，卽取諸名家書而盡讀之，不能融洽其理，輒昧昧焉虛實未審，攻補亂投，疎著、苓、參、朮不善用之亦爲鳩毒。夫醫之爲道，理甚微，旨甚奧，非殫其精思，搜其體要，不可以嘗試也。雲間向多明醫，余幼時卽知有秦景明先生爲一代神手，年來余以胸膈之證久未能痊，每思安得若人與之同時，必有善治之法。今秋得與其从侄皇士之交，接膝而談，言言探本，聞其論議，便覺躍躍欲起。因知皇士先於醫理精通，故合之於醫，洞若觀火，真非俗下所能窺見一斑者也。夫秦子挾活人之技，而四方交書走幣迎謁者踵相接，使遨遊南北之間，晉接王公之第，聲價可與良相等。乃閉門謝客，立意著書，焚膏繼晷，徒自苦何焉者？秦子曰：醫，濟人者也。濟人而不能療一時之病，余心歎然；濟人而不能療天下後世人之病，余心亦歎然。寧以求名，寧以市利哉！于是彙集羣書，闡發症因診治，施予字贍昆季鐫刻公世。今又融貫外感之原委，神明其用藥之精微，補先輩所未足，辨前註所偶訛，名曰『傷寒大白』，復得啟數陳子付之剞劂，此真不朽之盛事矣。余遂歷覽諸刻，不特景明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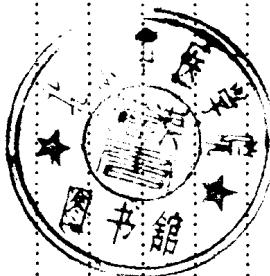
生有其真傳，并岐軒以下諸名家無不賴以大白矣。是書行，雖天有寒暑，地有燥濕，人或爲戾氣所感，亦可以調和而無恙。醫必若是，而始能生人，能生世世之人，豈儒理不明拘牽陳蹟可以嘗試乎！然而秦子之心苦矣，秦子之功大矣。樂而爲之序。

時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秋九月望賜進士出身年家眷弟程珣白山氏序

目錄

總論

傷寒熱病總論	一
驗舌色論	二
驗口唇論	三
驗二便論	四
辨脉論	五
南北方宜發表不同論	六
南北方宜清裏相同論	七
三陰經熱病論	八
三陰經寒病論	九
陰症似陽論	一〇
陽症似陰論	一一
宜發表論	一二
忌發表論	一二
宜清裏論	一三
忌清裏論	一三
宜和解論	一四
忌和解論	一四
宜吐法論	一四
忌吐法論	一四
宜溫經論	一五
忌溫經論	一六
宜攻下論	一六
忌攻下論	一七
宜消導論	一八



忌消導論.....九

宜補虛論.....九

忌補虛論.....九

誤下不宜再下論.....十

似瘧.....九

潮熱.....八

煩躁.....八

譫語.....八

發狂.....十

嘔吐.....十

喘逆.....十一

身重.....十一

身癢.....十一

頭眩.....十一

渴.....十一

口燥.....十一

唇焦.....十一

咽痛.....十二

頭痛.....十二

項強.....十二

喉痛.....十二

蓄血.....十二

下血	一四八
痞滿	二二三
咳逆	二一三
呃逆	二三三
腹痛	二三五

無汗	一五三
自汗	一五九
頭汗	一六六
盜汗	一七三
懊憹	一七六
不得卧	一七八
發黃	一八三
面赤色	一八〇

利	二〇一
小便不利	二〇四
大便祕結	二〇七
合病	二一五
併病	二一七
壞症	二二七
昏冒	二二六
熱入血室	二二九
不語	二六三

卷 四

胸滿	一四四
脅滿	一五六
心下滿	二〇〇
結胸	二六三
利	二〇六
小便不利	二〇九
大便祕結	二一三
合病	二一七
併病	二一九
壞症	二二七
昏冒	二二六
熱入血室	二二九
不語	二六三

發癰	二六〇
溫病	二七一
疫病	二七三
夾食	二七四
瘡病	二八〇
陰厥陽厥	二八一
足冷	二八六
二五六	

總論

傷寒熱病總論

黃帝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岐伯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熱病。巨陽受之，頭項痛腰背強；陽明受之，身熱目疼鼻乾不得卧；少陽受之，胸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藏者，故可汗而已。此言三陽經表症未入于裏，故可發汗而已者。又曰：太陰受之，腹滿而咽乾；少陰受之，口燥舌乾而渴；厥陰受之，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營衛不行、臟腑不通則死矣。此言陽邪傳入三陰經而不愈者。又曰：未滿三日，可汗之；其滿三日者，可泄之。言未滿三日者，非拘日數，言表症在前也；言滿三日者，亦不拘日數，言裏症在後也。按此乃是傷寒傳經之陽症，非言寒中三陰不發熱之純陰症也。仲景于是補《內經》之缺，作《傷寒論》，闡發寒邪能傷陽經，而爲傳經熱病；豈寒邪反不能傷陰經。而爲直中陰經之陰症乎？於是詳列六經，其各條下註明證形脉治，分別某者爲表，某者爲裏，某者爲傳經之熱病，某者爲直中陰經之寒病，而同以傷寒論命名。故將冬月及令之正傷寒立論，而主發表用，麻黃湯、桂枝湯，攻裏用三乙承氣湯，其表裏兼見之症，用小柴

胡湯雙解和解。惟有冬月正傷寒治法，而不及春夏秋三時之症。然其中默示，據寒悟熱，據冬悟夏，據長沙之地以悟南方。其發表攻裏，各因其症，寒熱溫涼，各隨其時，察老少，辨強弱，分別方宜，比例推詳，以冬月傷寒，未始不可廣推春溫夏熱之症。不明此旨者，因見《傷寒論》以陰症陽症同卷，遂以陰症陽症混而施治。卽明識陰陽者，又以仲景冬月北方之麻黃、桂枝湯，妄治春夏秋三時南方之，人以致熱病誤用溫熱，變症百出。或以表邪不散，邪汗未出，煩躁不寧，誤認裏熱煩躁，反用寒涼，遂至表邪不出。幸陶節庵、王宇泰發明仲景陰症陽症各是一條。然於《傷寒論》原註中差誤諸條，尚未改註明白。又於麻黃、桂枝湯下，不詳註此方乃是治河北長沙等處者，江浙地方卽冬月亦宜詳審。又不註明直中陰經之寒症，惟北方冬月有之，江浙東南，患此絕少。今東南所患之病，皆是早晚感冒風露，鬱而發熱，無汗惡寒，此乃是非時暴感之傷寒，從外而得，未有裏熱之寒熱病也。故用敗毒散、羌活防風湯辛溫散表，不宜驟用苦寒。另有積熱在內，外被寒邪所束，新寒而凝故熱，遂發有表復有裏之症。是以外見發熱汗出，內兼喘嘔作渴者，在春謂之風溫，夏秋謂之暑熱，此乃是熱令時靜而得之，有表邪之中暑寒熱病也。宜用雙解散、羌活沖和湯等散表清熱。

兼有食滯中焦，用保和平胃散消食和胃。又有積熱在內，不冒寒邪外束，並無惡寒身痛、頭痛腰痛、足冷拘緊、不能轉側之表症，但見唇焦口渴、煩躁引飲、多汗惡熱、譫語便閉、裏

熱之證，此乃是熱令時動而得之，無表邪之中熱癉熱病也。宜用白虎湯、涼膈散、三貴巨勝湯、導赤各半湯。有下症者，三乙承氣湯。明此三條，則治表邪之熱病，治裏邪之熱病，治有表邪復有裏邪之熱病，井井不亂矣。

驗舌色論

傷寒表裏輕重，驗舌色亦得大半。杜青碧有三十六法，反覺太繁。今余分立白胎、黑胎、黃胎、燥胎、滑胎、五者以爲要。舌色如常，身雖大熱，是表熱裏未有熱也，但治其表。如見白胎而滑，邪在半表半裏，未入於裏也，但宜和解。若見黃胎者，熱在胃家；胎黃而乾裂者，熱已入裏，宜清裏熱。若有下症者，可以下之。若見黑胎者，有二條分別：黑而焦裂硬刺者，裏熱已極，火極似炭之胎也；黑而有水，軟潤而滑者，裏寒已甚，水來剋火之寒胎也。以上五者，驗舌之大節目也，然仍要看症切脉以參定之。如舌上黑胎，燥裂有刺，此裏熱無疑矣；然或身痛，或足冷，或無汗，或脉浮，或脉伏，仍從表症治之。雖不可用辛溫之藥，必宜辛涼散表，然後清裏。若過用清熱，則表汗不出，表邪不解。又如舌上生胎，口渴不能消水，脉浮大不數，服清熱之藥，反加譖妄神昏，此症多見不治。以舌胎主裏熱，渴宜消水，脉宜沉數，數症脉相反故耳。然余以渴不消水，脉滑不數，擬以食滯，用消導治之，

亦有生者。自此則知表邪夾食之症，亦有舌胎生刺者也。大凡察病人之舌，沿邊缺陷如鋸齒口者，此不治之症也。

驗口唇論

傷寒驗口中乾溼，可以定其症之表裏輕重，然驗口更當驗唇。口唇關手足陽明腸胃二經，又關手足太陰脾肺二藏。故驗唇色紅潤，裏未有熱，但宜辛溫散表。唇色乾枯，裏已有熱，宜清裏。唇色焦黑，煩渴消水，裏熱已極，當用涼膈散等。又有譫語發狂，唇色乾焦，服寒涼而熱不減，此食滯中焦，胃中蘊蓄，發黃發熱。是以用涼藥。則食滯不消，用辛散則礙裏熱，宜以保和散沖竹瀝、蘆薈汁，或梔子豆豉湯加陳枳實治之。上唇屬肺與大腸，上唇焦而消渴飲水，熱在上，主肺；上唇焦而不消渴飲水，熱在下，主大腸有燥糞。下唇屬脾與胃，下唇焦而消渴飲水，熱在陽明胃；下唇焦而不消渴飲水，熱在太陰脾。余今發明裏熱唇焦，食滯唇焦，積熱伏于血分而唇焦，惟以渴不渴、消水不消水分別。然食滯唇焦，又有食滯已久，蒸釀發熱，亦能作渴消水，又當參脉象若何。脉若滑大不數，食未蒸熱，口亦不渴；若滑大沉數，食已發熱，口亦作渴。故凡譫語發狂；脉滑不數，渴不消水者，亦以食滯治之；若以寒涼抑遏，則譫語發狂愈甚，甚則口噤不語也。

驗二便論

醫者欲知病人臟腑，必要問其從內走出者，故凡病當驗二便。仲景以小便不利，小便赤，定傷寒裏熱；以小便利，小便白，定裏無熱。以大便不通，大便硬，定其裏熱；自下利，下利厥冷，定其裏寒。故治病以二便定人寒熱，以二便定人燥濕，以二便定人虛實，再無差誤。然論二便亦宜細詳。例如大便乾結，知其熱矣；然大便滑泄，黃色爲熱，人多忽之矣。小便黃赤，知其熱矣；然小便色白而混濁，亦爲熱，人多忽之矣。又如大便乾結，知其熱矣；亦有血枯津竭，用不得苦寒者。又如小便黃赤，知其熱矣；亦有食滯中焦，黃赤混濁，用寒涼反不清，用香燥辛溫而清利者。

辨脉論

傷寒，症有表裏陰陽四大關節，脉有浮沉遲數四大分別。夫浮則爲表，沉則爲裏，遲則爲寒，數則爲熱，此以浮沉分表裏，遲數分寒熱者也。夫傷寒，熱病也，其脉必數；中寒，陰症也，其脉必遲。若見數脉，卽症在陰經，亦是陽邪傳入之熱病；若見數脉，卽手足厥冷，亦是熱深厥深、陽症似陰之假像。故治傷寒，一見浮數，此是表有邪熱，當照三陽發表治

之。若一見沉數，此是裏有熱邪，卽表症急者，雖先治表，然亦禁辛溫而用辛涼雙解之法；苟表症一解，卽當清裏。此以脉之發現二條而論也。若沉伏之脉，有三條分別。有陽症脉沉伏，非陰症裏寒也，陽邪內伏，不得作汗外出，禁用寒涼，只宜升散表邪，則汗出而脉亦出。又有陽症脉微，此正氣虛微，不得作汗，用發表之藥，以散陽邪，加人參少許，助正氣虛微，則散表之藥，得人參愈能散表，雖陽症陰脉之死症，如此治之，亦有得生者。又有臟氣虛寒，脉見沉遲，此陰症中寒也，急宜溫經救裏。此以沉脉中，別出伏邪、正虛、陰寒三條者也。夫陰症脉沉者，沉而遲漫分明者也。伏邪脉沉者，沉而伏匿，急數模糊者也。正虛脉微者，不拘浮沉，脉來衰微，按久無力者也。故凡遲漫分明者，裏寒也。沉伏不出者，表邪不得發越也。陽症脉微者，邪盛正虛也。今有陽邪之症，而見沉伏之脉，誤認陰症而用溫熱，陽邪內發，死不旋踵。若見煩躁不寧，誤用寒涼，則表汗抑遏。故切脉之道，先分症是伺症，然後以脉消息者也。夫脉沉當下，若表症急者，仍先散表。脉浮當汗，若裏有熱者，又不得不和解表裏；下症急者，又不得不雙解表裏。

南北方宜發表不同論

仲景以太陽冬月司令之傷寒，酌以麻黃湯治寒邪傷營，無汗發熱之表症；以桂枝湯治風邪傷